

蕭琢如先生

蕭伯章字琢如。湘鄉人。名諸生。少時英偉卓犖。發爲文章。瑰麗而樸茂。豪肆而遒拔。不囿於古法義法之說。而義法無以易。殆於魏晉六朝之間。而深入其堂奧者。時彥翕然稱之。以爲莫及。性伉直。與人無面阿。年甫壯。即盡棄所學。而專志於醫。人問之。曰。世且亂。吾輩無他事能利物。惟此差可耳。先生嘗至長沙。爲中華醫藥聯合會湖南部發起人。且擬組織醫學專校。皆以人材缺乏。經費支絀而罷。先生之志未逮。先生之心良苦矣。先生嘗言。吾國醫藉。其駁雜偏執者。雖往往不免。要在讀者善擇之而已。至於藥品良楮。關係至重。故古人必司歲採藥。先君子及一二同志。恆以醫藥兩分。終多軒輊。故命兒輩就宅旁設一藥肆。藉資研究。至神農本草所載。多雜西漢黃老之術。如久服輕身延年等。唐宋以來本草兼收並蓄。朱紫混淆。迨無折衷。端賴讀者之善取也。又曰。人身經絡臟腑。五官百骸。疾病萬端。難屈指數。挾其大凡。要不出天時地理人事三者之範圍。故醫者之療疾也。必精審夫天時之陰陽寒暑。地理之高下燥濕。人事之飢飽勞逸。而施以對證之方。道地之藥。則冰解的破。如響應聲。不旋踵而沉痾立起。若囿於方隅。則處處東南而習用清涼者。譬麻桂爲鴆毒。處西北而習用辛散者。則紙寸冬知母爲戈矛。關於天時人事之方論。亦多挾其一得。拘牽不化。皆所謂目論之士。而未可與適道也。先生所著有遊園醫案二卷。喉科要義二卷。醫學卮言二卷。歷代名醫方評若干卷。詩文章二卷。

蕭 琢 如 醫 案 目 錄

傷寒	一	哮喘	三	目盲	三
溫病	五	痰飲	三	頭痛	五
瘧疾	二	喉證	三	氣衝	五
痢疾	三	狂	四	臟燥	五
泄瀉	四	熱入血室	五	疝	五
霍亂	九	諸痛	六	心氣痛	七
中風	二	腹痛	四	嘔吐	七
腫脹	四	便瀉	四	胎前	六
腳氣	六	腸癰	四	產後	六
咳嗽	六	前陰病	五		

蕭琢如醫案

武進徐衡之編纂
嘉定姚若琴

傷寒

江右黃某。營業長沙。初患外感。諸醫雜治十餘日。疾益劇。延余治療。至則醫士三人已先在座。正彼此通姓名間。主人即請入內。病者自云肚腹硬痛。手不可按。傍晚身微熱。汗出。手足較甚。小便黃。大便秘。粒米不入口。已三日矣。審視舌色鮮紅。苔黃不甚燥。脈沉實搏指。取閱前所服方。多雜亂無章。已而主人啓他室引入。命紙筆請爲立案疏方。並告以外間三醫皆已照辦。余以病者之兄。曾有一日之雅。笑問曰。主人今日實係考試醫生。否則何必如此。余爲人治疾。非畏考試者。但試卷甲乙。憑誰評定。主人曰。我非知醫者。擬俟各方案成立後。比較有相同者用之。暗取占三從二之義。否則質之神明。未識先生以爲然否。余曰。前說揆之理想則是。按之事實則非。蓋時下

醫士程度卑陋。率以搔不着癢無關責任之套方。自欺欺人。卽有同者。難免不蹈此弊。若後說則索之冥冥。殊爲無謂。不如將所定三方及案交余一閱。可立爲評定。有反唇相稽者。請爲代表面論。主人稱善。暫請先生擬定方案。照行未晚。余卽取紙筆立案。並疏大承氣方授之。主人果出三醫方案請評。閱之。義各有取。然率係通套俗方。與症無涉。遂另紙逐一評判。交主人傳示三醫。皆無一言。相繼辭去。余亦告辭。閱日。復延診。余意其服方有效也。繼乃知余去後。主人究疑藥峻。另用他醫方。益劇。病者亦深怨家人之不用余方。具以告。乃就大承氣原方增加分量。約以連進兩服。大便當行。萬一不行。則宜再進。切勿疑畏而去。閱二日。仍延診。則云昨晚藥完二劑。下黑糞甚多。今晨進稀粥少許。各症十愈七八。爲改用大柴胡減輕大黃。又兩劑。黑糞始盡。病如失。最後仍請疏調養方。其家有西席。嘗閱醫書。呢就之。謂大承氣證。當見譫語。此症何以無之。大承氣係腹有燥矢。先生乃斷爲食積。敢問所以。余

曰傷寒論云六七日不大便。煩不解。腹滿痛者。此有燥矢。其下又申之曰。所以然者。本有宿食故也。宜大承氣湯。又於陽明少陽合病條下。云脈滑而數者。有宿食也。宜大承氣湯。若金匱宿食篇。主用大承氣者甚許。不必贅述。蓋宿食與燥矢。一而二。二而一。相去一間。至譫語有無。可不必拘。蓋仲景原有陽明病。潮熱。大便微硬者。可與大承氣之文。亦不執定譫語也。此症若再延一二日。必發生譫語見鬼之症。幸而病家及時覺悟。故病者猶存一綫生機。否則必至循衣摸床。微喘直視。陷於陰絕之死症。雖仲景復生。無如之何。西席至此又問曰。前此三醫方。似尙平穩。服之是否妨礙。答曰。藥不對症。無論何方。皆能誤人。况病已抵沉重。生死關頭。稍縱卽逝。故庸醫耽閣時日。亦是殺人。西席乃拱手稱曰。聞先生言。昭若發矇。余卽應聲曰。微足下亦無以發余之狂言。遂相與大笑而別。

寧鄉學生某。肄業長郡中學。得外感數月。屢變不愈。延診時。自云胸滿。

上身熱而汗出。腰以下惡風。時夏歷六月。以被圍繞。取視前所服方。皆時俗清利搔不著癢之品。舌胎淡黃。脈弦。與附子瀉心湯。旁有教員某駭問曰。附子與大黃同用。出自先生心裁。抑仍古方乎。余曰。此乃上熱下寒症。時醫不能知之。余遵張仲景古方治之。不必疑阻。保無他虞。如不信。試取傷寒論讀之便知。旁又有人果取以來。請爲指示。余卽檢出授閱。遂再三道歉而退。閱二日復診。云藥完二劑。疾如失矣。爲疏善後方而歸。

長沙劉君鑫森之母。年近七旬。體氣素旺。不親藥餌。一日感冒。發熱畏寒。身體疼痛。無汗。心煩惱不堪。診之。脈浮緊。舌苔白而薄。余曰。此與傷寒太陽篇大青龍症。正相脗合。卽疏大青龍湯授服。次日復延診。劉君云。日昨之方。見者咸疑阻之。多以高年宜用溫補爲言。議論紛歧。莫衷一是。幸尊方爲向所深信。卽一概謝絕。照方煎服。今疾勢已減大半。則方之獲效。不辨自明。余笑應之曰。仲景真方。非特門外漢不能知。卽箇中人多不能領會。每有方

甚平常。施之大症。輒獲奇驗。亦有方似奇險。用之得法。效如影響者。故古聖之方。非精思不能窺其奧。非屢試不能識其神奇。若大青龍湯。乃百試百驗之方。所患者症不確耳。吾臨症擬方時。曾再三審慎。若旁人異議。不足深怪。今若此。當將原方再進一服。卽照方服之。至其明日。寒熱身痛悉瘥。惟心煩未愈。舌苔轉黃色。脈弦數。與梔子豉湯兩劑不應。改授黃連阿膠湯兩帖。而痊。若不憑脈症。而但怵於高年。卽不施補養。而或以搔不着癢之方塞責。萬無愈理。庸醫殺人。此其一端。精於斯道者。自能辨之。斷不嫌言之過激也。

溫病

李君思澄之姪女懿娟。年甫十二歲。夏歷正月初間。得春溫症。先是進服表散溫燥等方。大熱大渴大汗。延診時。見其熱渴異常。脈浮大而芤。身無汗。舌無苔。鮮紅多芒刺。心煩不寐。米飲不入。症殊險惡。幸小便尙利。與傷寒論所云小便利者可治相合。斷爲陰未全絕。猶存一綫生機。渠家有一老人。

嘗涉獵醫書。亦或爲人舉方。向余言曰。此症前此服藥。不過敗毒散等方。皆係普通發散之品。藥未必誤。而病勢如此沉重。殊不可解。余應之曰。後世通行表劑。皆爲寒而設。不知此乃春溫。仲聖原有忌表明訓。奈醫者不知。每以通套表藥誤人。遂至輕者變重。重者卽死。毫無覺悟。殊堪痛恨。此症先因誤表而大熱大渴大汗。若當時卽進白虎湯大劑救之。尙易痊愈。今惟熱渴猶是白虎湯見症。然如身無汗。則是陽明津液被灼告竭。不能濡潤皮膚之症。脈扎心煩。舌無胎。而鮮紅多芒刺。則病邪已由衛而累及營矣。寇深矣。若之何。反覆思量。絕無可以磋商之人。兼因病者係余女弟子。東家向來深信不疑。卽略不辭讓。爲疏白虎湯去粘米加西洋參麩參沙參花粉生地天冬麥冬大劑。少佐梔連頻服。方內生石膏一兩。一日夜盡三劑。次日。患者反增出。時時惡風症。初疑或兼新感。繼審脈息如故。熱渴略減。舌色微潤。心煩亦少。瘥。知其仍是傷寒論白虎湯中原有兼症。仲師斷不余欺。促其確守原方。日

夜進服。再二日。各症始十愈七八。舉家相慶。余亦私幸。此次藥倖勝病。免遭妄議。否則是非黑白。伊誰辨別。又竊喜病家堅信。不搖旁議。故得盡挽回手段。克奏膚功。否則雖有聖智。無能爲役。嗣後減輕分量。再進甘寒養陰藥餌。不犯一毫溫燥。計三十餘劑。各恙悉瘥。惟如雲之鬢髮。手一抹而盈握。淺者紛紛墮地。皮膚飛削。如蛇脫然。馴至手足爪甲。亦次第脫盡。久而復生。可見溫病誤表。真殺人不用刀矣。而世乃竟有行醫至老。不知溫病爲何症者。謂之何哉。

安徽桐城馬君鐵珊之丫鬟。年方十二歲。患溫熱症。大熱大渴。汗出。雙目紅腫。口舌亦腫裂流血。頭痛如劈。腹痛泄瀉。臭不可聞。脈洪大而數。與大劑清瘟敗毒散加減。二劑。各症稍輕。忽遍體發現紅斑。仍用原方日夜進服。又四劑。十愈七八。乃去苦寒。加入甘寒等品。又數劑而始瘳。愈後半月。髮膚手足爪甲俱脫。久而復生。甚矣瘟熱之毒蝕。洵非輕劑所能僥倖也。

溫病誤表。醫者十而七八。至溫病而兼泄瀉。則率以溫補升提殺人者。比比皆然。何者。不知病源。一見下利。遂卽認爲虛寒。此庸醫之慣技也。長沙易某之子。年十餘歲。患冬溫。發熱。口微渴。延余過診。舌無苔。脈浮數。余以辛涼平劑與之。屬其頻頻進服。以愈爲度。不拘劑數。閱數日。復延診。大渴大汗。脈洪大。詢知主人疑藥涼。三日僅用一劑。改方用白虎湯。方內生石膏八錢。主人曰。小孩子能受此種涼藥乎。余曰。有此疾。則用此藥。切勿延誤。日前之方。因未照法多服。致有今日。症旣增重。則藥方亦宜加重。若再遲延。必變生他症。恐貽後悔。奈主人若明若暗。猶豫不決。遂興辭而去。閱日又延診。余以其服白虎有效也。入門則見座上客滿。主人云。日昨先生去後。藥未備而病者大瀉。他醫皆謂前藥過涼。石膏則尤不可沾唇。不已將昨所授方。及以後三醫方。決之於卜。及乩仙。皆主先生方。故今再請屈駕指示。但症已變。原方是否可用。余曰。溫病泄瀉。乃內邪自尋去路。正是生機。切勿止塞。方不須改。

以多備頻服爲要。卽援筆就原方加西洋參二錢。主人唯唯。檢視他醫三方。或主利水。或主和脾。或主升補。不覺失聲大笑。主人詢所以。余曰。無他。笑三醫之太無識解也。可無贅說。約以是日及晚必服完三劑。明晨當有轉機而回。至次晨診視。瀉利止。各症減大半。仍屬用原方再服三劑。疾大瘳。改用甘寒養陰數服。平復如初。吾於易氏子。而知人之生死。冥冥中固自有主宰。未可以人力爭也。

醴陵郭君小純。一日忽頭痛而暈。不能起床。自云如被酒醉。神思不甚清爽。身如寒無寒。如熱無熱。兩足間形頑麻。乾咳欲嘔。身無汗。舌無苔。尖微露紅點。夜不成寐。口中涎沫多。間露苦及甜味。小舌曲而偏右。時覺梗塞。脈模糊不清。細察病情。知係冬溫。而脈症不甚明了。皆由溫邪侵襲經絡。游行肌腠。尙未內犯。故口不甚渴。舌亦無苔。兼之脈象模糊。猶是雲遮霧隱時也。爲疏辛涼平劑。加入輕清宣洩之品。每日兩帖。至三日。身微汗。頭痛頓減。諸

症亦退。苔微現黃白色。舌尖仍露紅點。脈轉滑數。旋復胸膈痞滿不舒。欲嘔不嘔。爲溫邪由腠理侵入膈膜。兼挾熱痰使然。乃用旋覆代赭石合小陷胸並加薤白梔子等藥。三帖。胸膈寬。正擬進善後方。詎意餘燄循肺系上薰而喉痛。沿胃經逆行而上下牙齦亦腫脹且痛。用玉女煎以元參易熟地。一帖而喉恙除。齦腫亦消大半。閱日又忽胸痞。因取前旋覆赭石湯再加石膏知母。連進七八帖。始獲全愈。上症緣病者體氣素蓄溼熱。故溫邪襲入。以類相從。不免助桀爲虐。變症所以駁雜。相機用藥。未可以尋常溫病例視也。

瘧疾

民二年。余以中華醫藥聯合會湖南部會長兼翔仁醫院院長。僦居長沙宗聖廟左側棗園。適財政廳科員平江楊君鼎元。患瘧瘧。屬其弟淑元君邀診。審視舌苔。黃白大渴。脈弦數。檢閱前所服方。皆雜亂無章。余曰。此瘧與尋常異。非重用清涼不可。疏方用白虎湯。方中生石膏八錢。約以每日必劑二

劑。病者疑之。不敢頻服。記兩日間僅完二劑。疾不減。另用他醫方。治反劇。復延診。乃用白虎湯合黃連阿膠湯加減。進服數劑。熱始退。嗣以甘寒養陰方。又十餘劑。始平復如初。

鍾某。以營業自河南得疾旋返。適余駐縣。其友周某挽余診治。據云兩月前患瘧疾。友人勸服金雞納霜卽止。逾三日復發。旋服旋止。如此四五次。每服加多。最後左脅下及少腹內一條如臂扛起。痛不可按。延醫療治。至今不愈。審視面色慘晦。舌色紫無苔。咳嗽氣喘。晝夜不眠。寒熱往來。骨瘦如柴。僵臥不能起坐。飲食不入。脈細數。按之散。余卽告其友曰。此症已成瘧母。早治可望痊愈。今若此。雖有妙藥。奈元氣就絕。不能勝受。治亦無功。且宜速備肩輿送歸。否恐無及。卽於次日送回。抵家一日而沒。按金雞納霜味苦無比。不知何藥所製。每見久瘧不愈者。服之輒有奇驗。若初起之瘧。必多反覆。余常以此戒人。勿遽輕服。多不見信。如鍾某者。可爲殷鑒矣。

工人谷某。先得外感。繼轉瘧。熱多寒少。大渴多汗。以外國金雞納霜服之。不愈。卽加倍進服之。瘧止。閱日復作。又加倍吞服。旋止旋作。已而面目手足俱浮腫。踵門乞方。脈之弦數。舌色紅而苔白。與小柴胡加花粉知母常山青皮。於瘧未發先一時進服一帖。瘧止。嗣與調理。各恙遂痊。

林君振華。患瘧。每日申時發熱。不惡寒。交亥止。身疼痛。欲嘔不嘔。舌苔白薄。脈平不弦。余念金匱溫瘧者。其脈如平。身無寒。但熱。骨節煩疼。時嘔。白虎加桂枝湯主之。正謂此也。卽照方授之。一服知。三服已。

丁巳夏。患瘧者率不可與柴胡。章姓婦。熱多微惡寒。醫者與小柴胡湯。不應。嗣以補中益氣及溫燥。益煩躁不寧。延診時。舌苔黑而少液。口乾。但欲漱水。脈不弦而沉數。余以爲乃腎陰虛而挾相火也。以六味加黃柏知母。二劑而愈。後遇多人。脈皆不弦。症每相類。俱以六味加減治之。書此以見瘧症之變。

痢疾

首飾店主胡某。因攜其子求診。並談及其妻近三四年來。每至霜降節。必發生痢疾。甚以爲苦。不知所以。刻下時值七月。若至九月。難免不再患痢。屆時當請屈駕診治。剷除病根。余應之曰可。至霜降時。胡果延診。審視腹痛裏急。赤白雜下。日夜二十餘行。舌色鮮紅。苔白而薄。身微惡寒。脈浮緊。自云先日食麵受涼。遂爾疾作。已兩日矣。尙未服藥。卽與平胃散加羌活防風神麵麥芽等味。以剪除新邪。二劑。外感已。繼用大承氣湯兩劑。最後腹痛甚。下黑汚臭糞極多。症減七八。恐其久蓄之積。根株未盡。復進大柴胡兩劑。各恙皆平。乃以柴芍六君調理而愈。次年霜降時。疾不復作。仲景嘗云下利已瘥。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。以未盡故也。不誠然哉。

筆工鄧某。當夏歷五月。因外感誤治。遂下痢紅白。醫者用痢門套方。增劇。日數十行。延診時。云小便時黃時清。腹不痛脹。但覺滿而多氣。口中淡。不

欲食。傍晚身微熱。頭重而暈。脈之弦緩。余曰。此症原係風溼。未從外解。久而化熱。故見症如此。醫者不究病源。一誤再誤。竟成似痢非痢之狀。乃以胃苓湯加減。先後三易方。計十餘劑而瘥。

泄瀉

長沙陳某。年五十。患泄瀉。醫治益劇。已兩月矣。僅餘皮骨。延余過診。肚腹不作脹痛。舌色淡紅。苔白而薄。時以開水漱口而不欲咽。脈微緩。閱前方如溫燥固瀉升補。關於脾腎兩家成方。服之殆遍。意其下多亡陰。以八味丸少合四神丸爲湯服之。不應。改用景岳胃關煎。熟地五錢。山藥扁豆各三錢。均不炒。炙草一錢。炮薑一錢。吳茱萸五分。白朮二錢。不炒。煎水二杯。初服一杯。卽十愈七八。再一杯。卽全愈。考景岳方下自注。治脾腎虛寒作瀉。或甚至久瀉腹痛不止。冷痢等症。陳氏修園謂於苦燥辛溫劑中。君以熟地。不顧冰炭之反。便注云治脾腎虛寒作瀉。陋甚。然如上症百方不應。服之竟若此神